

清理家中的东西。把多年的剪报全清理掉了。要知道这是我当年读报看到一篇篇好文章,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,一剪刀一剪刀剪下来的,目的是留作以后闲下来时慢慢咀嚼、欣赏。可保存了几十年了,如果不是特殊需要,如今谁也不会去关注它们了,只是当时喜欢。

我们这些姑且算作读书人,最苦恼的就是搬家,因为“孔夫子搬家,书多”,书成了一大负担。我不算藏书多的人,但从大学时起,到现在购书也已经有两三书橱了。这些书都是从大学时的课程、

工作后的工资及稿费,一点点抠出来购买的,每一本书我都能说出它的来历。但惭愧,这些书我读不到三分之一,有的大学时代购买的,我都没动过。无须和那些藏书家比,仅仅就是橱柜中的这些,恐怕到死都读不完。

然而当时购买的时候都是喜欢的呀。有的书被人借去不还,我偶从地摊上发现,欢天喜地再买一本,有着失而复得的欢喜,这些都是因为当时喜欢。

我喜欢每天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自己写的文章,有的朋友留言说“收藏了”。我也收藏了很多东西,有的是朋友的美文,有的是当时觉得有用的信息。但真正回头阅读的有几?也仅仅是当时喜欢。

群里有好心的老师会发一些经典名著的PDF给大家,群情振奋,感谢,急忙下载。电脑内存不够,下载到移动硬盘里,心里想着,等空下来好好读这些宝贝,省得购买之苦,还不占物理空间,这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。可下载是下载了,也从此不再打开过,只是当时喜欢而已。

我喜欢拍些风景照,自认为有些抓拍的镜头不错。可除非有特殊需要,比如为教学服务,一般不会从相册里把它们挑出来

欣赏的,也只是当时喜欢。我们这些当老师的,去听公开课或聆听某专家的讲座,喜欢对着人家老师或专家的PPT拍呀拍,有的站起来拍,越过许多人头,生怕漏掉一张。专家提醒说:“不用拍,我会发给大家的。”不管是自己拍的,还是专家发的,其实大多此后不会再去理会。想起在没有手机的年代,外出旅游带的是数码相机。有次到马来西亚旅游,在没什么风景可拍的时候,有人提议:“导游,我们来合个影。”导游很配合,跟我们游客一合了影。导游很幽默,说:“我知道,合也是白合,等你们相机内存满了,要删的时候,第一个是把和导游合影的这一张删了。”这导游有自知之明。老师们手机内存满了,第一个要删的可能就是那些PPT吧?

只是当时喜欢罢了。生活中有许许多多“当时喜欢”。女人买衣服,当时左试右试,照镜子,“好看吗?”闺蜜说,喜欢。可买回家之后,往柜子里一挂,至多穿个一回两回,从此打入冷宫。有的人满满一柜子衣服,时间久了,都忘记自己曾经何时何地穿过这件衣服。衣服很生气,后果不严重,只是说:“既然不穿我,为什么当时喜欢我呀?”

可是——当时喜欢有什么不好?我们的人生就是由一个一个个片刻组成的,每一个片刻的“当时喜欢”都是身心愉悦的表现,愉悦,健康,延年益寿,一点点的喜欢,叠加起来,就是很大的欢喜。

是该“断舍离”,但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“当时喜欢”,也不必放弃。年纪纵大,又如何?腾出一些空间,容纳那时的喜欢。

于漕港河畔的圆津禅院。圆津禅院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,经过千年的积淀,置身其中,便觉“溪花与禅意,相对亦忘言”。正殿清华阁屋角上两座琉璃瓦的鸱吻,台阶下种着苍松古柏,偃卧的姿势,身軀奇伟,鳞甲苍然,有飞动之势。站在其上,看珠溪胜景:曹溪落雁,帆收远浦,木末清波,竹林连云……宛如人间仙境。文化名人董其昌、文徵明都曾在这里留下诗画墨迹。

饭馆门前一丛丛茉莉花,微风拂过,送来缕缕幽香。我们选了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,点了几个特色小菜,发现紧挨着窗外的小桥上,有一位穿古装的男子正在吹箫。一曲终了,男子介绍说现在是金秋表演季,欢迎游客来到朱家角,再献上一首柳永的《雨霖铃》。悠扬的箫声飘于小桥流水之间,与周边的景色慢慢融合,我仿佛魂越到千年前的大宋开封,看到了柳永和他的红颜知己难分难舍的离别场景。

白居易晚年感慨“能不忆江南”,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士子对于江南水乡的美景流连忘返。朱家角这深藏在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千年古镇啊,梦里的江南水乡,让多少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安居的故乡。

近于报端读到关于上世纪60年代华师大历史系老教授的旧事,遂提起笔来写写物理系的教授们。

1962年秋,我考进华师大物理系。当时华师大以有百名教授、号称“百万雄师”为荣。物理系是大系,更是名师荟萃,莘莘学子受教于诸位导师的谆谆教诲,何其幸也。

开学第一课是普通物理学的“绪论”,五个小班一起上大课。阶梯教室走进来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、慈眉善目的老先生,开口讲一口无锡官话,一些外地同学听起来显然吃力,但依然是全神贯注,专心听课。大家都对系主任来讲物理学绪论有一种敬畏之心。张开圻教授的第一课高屋建瓴,深入浅出,充分贯彻了他的物理学思想:“吾人研究物理学的目的,在满足吾人探求物理现象发生的真理,以启发人智。”

二年级的时候,我是(2)班的学习委员。班级要在教室的墙上出一期墙报,文章都是同学们的专业课学习心得。1963年大学的学习氛围还是很好的,有的同学已经开始试着写“论文”了。所以,我就想把墙报定名为《物二(2)学报》。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啊?我心怀忐忑,便到师大一村张开圻主任的家里。我说,请张主任为我们班的墙报题写刊名,并把想法一口气说了。想不到系主任立马点头称妙,微笑着拿起毛笔,在我带去的一张很蹩脚的纸上,写下“物二(2)学报”五个大字并落款“张开圻”。这对我们这些年轻学子是多么大的鼓舞啊。

同样是二级教授的郑一善是光谱学专家,他是我我国第一台红外分光计的创始人,分子光谱学的开拓者。在我们求学期间,1964年,郑教授不辞辛劳,领衔建成了恒温、恒湿、防震的光谱实验室,这是当时高校中的唯一,为教学与科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

动乱期间我曾经和郑教授被“隔离”在一个寝室。那几个日日夜夜,郑先生的豁达乐观、不卑不亢给我留下了至深印象。有一个细节,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时在大食堂吃饭,星期五有肉,每当此时,他就会用常州话开心地讲“今朝有大块肉吃了”。在那种日子里,光谱学专家

依然在我心中葆有一束热爱生活的阳光。后来,我分配到新疆,临行前去向郑先生辞行,他对我说:“以后要买什么书,可以写信给我,我一定替你办。”那是一个“读书无用”的年代,一句“我帮你买书”,让我分明看到了他对国家前途、对科学信念的无比执着,冬天的寒意不能泯灭他对春天的坚定向往。

十年前的一个下午,突然门铃响,开门,竟是当年物理系的班主任宣桂鑫老师。我进校时,他还是姚启钧教授的助教,现在他已经是普通物理教材教法的资深教授了。他来给我送书:刚出版的《师魂——华东师范大学老前辈名师》。其中有他写的《潜心教学 陶铸人才——我的导师姚启钧先生》。

姚教授给我们上“光学”,正如宣老师在文章中说的,“凡听过他讲课的学生,都特别有感于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——生动活泼,条理清楚,深入浅出,引人入胜。他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风感人至深。”我们都乐意上姚启钧教授的课,他把枯燥的物理知识讲得如诉家常,听姚老师讲课感觉是一种享受,是深奥知识与语言艺术的双丰收。

现在姚教授的《光学教程》已经公认为物理专业的精品教材。我们上课时,有幸使用该书的初稿,姚老师一再要我们在读书的时候,细细琢磨,发现任何问题,无论是内容,还是语言文字、标点符号,都向他或宣桂鑫老师提出来,以便修订。姚教授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不耻下问的谦逊作风,令人至今难忘。

物理系还有上海微波界元老陈涵奎教授、理论物理学教授许国保等等。这些大教授构成了物理系培树人的坚强队伍。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

冲浪 摄于海南三亚 沈洪

甚“器”尘上,甚字是表示程度的副词,形容声音喧哗或尘土飞扬的情况严重。小文将“器”打了引号,笔者勉力过滤扰攘的杂音噪声,拨开浑浊的沙尘迷雾,寻觅“器”的真相。

器(鬻鬻 xiāo),金文(图一)构形四口加页配出,但器中“页”从金文起已经讹变,无法窥探。可以从甲文页(图二)的构形找寻答案,这是一个人的侧面形象,突出了头部,张着大口与大眼睛,头发竖起,惊恐的表情的头部,头下是蜷缩的人身,此构形和四口配出的“器”表达两个意涵:1.许是周遭的喧闹吵到并吓到了中间的人,故有此表情。2.还可以表示是一个人在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,置以四口夸张之。顺语,“页”重点指人头。含页的字大都与头(頭)有关,如颜、顾、颌、颈、颞等。世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头型或面相(包括孪生儿)的人,和没有

器组成的词语都有喧哗义:叫器、器张、尘嚣、烦嚣、喧嚣、器尘、器听、器器、器薄、器险、器华等。解释几个:1.器尘,形容环境嘈杂、混乱。在闹市中,器尘滚滚。2.尘嚣,与器尘同样的两个字,意思相近又不同。尘除了尘土外,借指世俗即

现实社会,尘嚣指人世的纷扰和喧嚣。3.器华,热闹繁华。明顾起元《客座赘语·寺院》:“惟承恩寺踞旧内之右,最为城南器华之地。”4.器器,即喧扰。明何景明《上李石楼方伯》诗:“纠察元无隐,器器肯自便?”5.器薄,即浮薄。口无遮拦的

九月最后一天,驱车外出时,忽闻得空气中有丝丝袅袅的香气。“啊!这是桂花的香气啊。”久经世事的老鼻子兴奋地告诉我。桂花是我们这座城的市花,随处可见,年年开。但每年发现它开时,也还是会感到格外兴奋与喜悦。翻翻朋友圈,还没有人发布有关桂花的信息。于是,我给邻居俞阿姨发微信:桂花要开了!很快,她回语音过来:啊?!真的吗?我赶紧准备瓶子去。我笑。

俞阿姨是位老江南,原住在山村。儿子来杭定居后,便把她带来了过来,但她对山野的眷恋与热爱一如既往。春天,她会去附近的山上采野茶,自己炒制;秋天桂花季,便去乡间田道上采桂花,做桂花糖、桂花茶等。有一年,我们在楼下遇到,她说有东西想送给我。拿到手一看,是一罐桂花茶,她自己做的。后来,我便找机会陪她采茶,看她做茶。感觉她勤劳又博学,像个生活家。

“野茶比种的还要好,可别看不上。”她说。后来,我看《茶经》,见陆羽竟也这么说:“野者上,园者次。”

“秋天,最适合喝桂花茶了,对身体好。”怎么个好法,俞阿姨没说,不过这个我知道。总结一下即是:桂花茶有养肺、健胃、

平肝之功效,对咳嗽、消化不良、失眠等都有抑制作用。除此之外,它还有上等的美容效果,可使皮肤变得美白,“媚好常如童子”。当然,这些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。而俞阿姨,则是不看书也知道的。

采桂花,窰制桂花茶,都是功夫活。要在花开两三日后的晴天早上采,新鲜,且香。采回来后,细心地去掉花梗、杂质,然后将其与茶叶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,静置一段时间,使茶叶慢慢吸收花香,然后装入透气的袋子中,放在生石灰窝中干燥。喝的时候,可以只放茶叶,不要桂花。

桂花盛开时,全城人都像过节似的。满觉陇与翁家山都是西湖边的山村,花开时,香满山,落英如雨。满觉陇的桂花在明清时就已很有名。翁家山则在满觉陇上头一公里远的地方,为郁达夫小说名篇《迟桂花》的发生地。这两个地方我都有去过,有时是和朋友们一起,有时是独自一人。如今那里是一个以桂花为主题的村庄集市。茶餐厅的院落里都植有桂花树,可以坐在树下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沁人心脾的桂香,总会撩拨人的思绪。我常常,若是好友、抑或那些一直在文学路上伴我前行的老文友们都在身边,该多好……然而,生活总是有遗憾的。

过了几天,楼下那棵慢性子的桂终于也开了。一开窗,满室芬芳,香得我禁不住想再写点什么,就在左思右虑时,俞阿姨突然给我发来了语音,她说:“上楼来,一起喝茶。”算了,喝茶去。我关了电脑对俞阿姨说:“家里的茶,改日再喝。你收拾一下,我带你去满觉陇……”

此刻,和一个懂茶懂桂的人一起在山间喝茶品桂,也许才是最宜做的事。

普及汉字学知识,拙文离题赘笔。前面讲器之词8,涉及了与器喧哗义相近的“噪”,噪本字是“噪”,甲文形是一棵(木)上有众鸟,由于鸟都在啼叫,只见张开的群口(品)不见鸟形。3000多年前古人以极简美学思想造出的噪,能有着今天仍属“前卫”之画面,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甚器尘上”系古老成语,出自春秋末期左丘明的《左传》:“甚器,且尘上矣。”

桂花茶

### 七夕会

朱家角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,它那古街老巷、小桥流水的水乡景色名闻遐迩。在一个秋意盎然、微风飘萧的周末,我踏上了心向往之的旅途。

漫步水乡

于漕港河畔的圆津禅院。圆津禅院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,经过千年的积淀,置身其中,便觉“溪花与禅意,相对亦忘言”。正殿清华阁屋角上两座琉璃瓦的鸱吻,台阶下种着苍松古柏,偃卧的姿势,身軀奇伟,鳞甲苍然,有飞动之势。站在其上,看珠溪胜景:曹溪落雁,帆收远浦,木末清波,竹林连云……宛如人间仙境。文化名人董其昌、文徵明都曾在这里留下诗画墨迹。

饭馆门前一丛丛茉莉花,微风拂过,送来缕缕幽香。我们选了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,点了几个特色小菜,发现紧挨着窗外的小桥上,有一位穿古装的男子正在吹箫。一曲终了,男子介绍说现在是金秋表演季,欢迎游客来到朱家角,再献上一首柳永的《雨霖铃》。悠扬的箫声飘于小桥流水之间,与周边的景色慢慢融合,我仿佛魂越到千年前的大宋开封,看到了柳永和他的红颜知己难分难舍的离别场景。

白居易晚年感慨“能不忆江南”,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士子对于江南水乡的美景流连忘返。朱家角这深藏在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千年古镇啊,梦里的江南水乡,让多少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安居的故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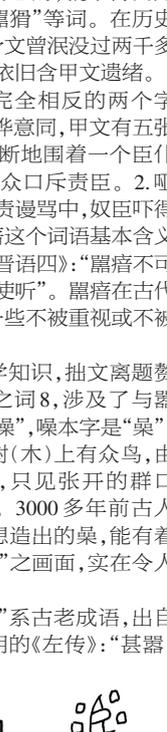
现实社会,尘嚣指人世的纷扰和喧嚣。3.器华,热闹繁华。明顾起元《客座赘语·寺院》:“惟承恩寺踞旧内之右,最为城南器华之地。”4.器器,即喧扰。明何景明《上李石楼方伯》诗:“纠察元无隐,器器肯自便?”5.器薄,即浮薄。口无遮拦的



冲浪 摄于海南三亚 沈洪



图一 器(金文) 图二 页(甲文) 图三 首(甲文) 图四 鬻(甲文)



图一 器(金文) 图二 页(甲文) 图三 首(甲文) 图四 鬻(甲文)